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華春芳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文紀卷二十四

明梅鼎祚編

鄭玄

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隱居著述稱為大司農道卒純儒獻帝在許都徵為太子少師卒

伏后敬父完禮議

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具事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

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或以為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于朝或以為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發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于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為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

衆臣于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
者何是正禮鄭公議邴原駁

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况于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為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于父母嫁于天子者此雖已女仍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

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
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

丞相徵事邴原跋

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
子子出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
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
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
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

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
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
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譏子道不盡欲微感之令
太上皇擁篲却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
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寧為公私易節公庭則為臣在
家則為父是違禮而無常也

通典

藝論

太平御覽

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制崇讓合敬春

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

又

通鑑外紀

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

又

玉海

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皇渡河白魚躍文皇亦雀止戶
秦穆公白雀集於車

詩譜序

玄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詩
有亡載藉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
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
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為法者彰顯
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
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
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

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
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
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
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
始受譖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邛不尊賢自是而下
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
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夷王懿

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
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
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
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
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
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
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于力則鮮于思則寡其諸

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戒子益恩書

鄭玄別傳玄子益字益思孔融舉為孝廉融為黃巾所圍赴難殞身

玄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麤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述之與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閭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

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
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
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
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
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
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間居以安
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覲墳
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

爾甕甕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鑽勿
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
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
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
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
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
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
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後漢書○
別傳作究觀

作考胡作曷

咨爾作吾

鄭氏婚禮謁文贊

九子之墨藏於松煙本姓長生子孫圖邊

又

嘉禾為穀班祿是宜吐秀五七乃名為嘉

並初學記

又

杭米馥芬婚禮之珍

又
女貞

女貞之樹柯葉冬生寒涼守節險不能傾

又

鴈候陰陽待時乃舉冬南夏北貴其有所

又

鴛鴦鳥雄雌相對飛止相匹

並藝文類聚

又

金錢為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

又

長命之縷女工所為

太平御覽

又

舍利為獸獸而能謙禮義乃食口無譏佞

太平御覽

又

卷栢藥草附生山顛屈卷成性終無自神

太平御覽

趙商子

河內人字子聲○晉李宏傳宏釋河內趙子聲譏詩賦之屬二十餘篇

詣鄭康成學書

夫學之于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

木之有枝葉本根於是乎庇也

遺文書

北海鄭玄字康成學之淵府令與業共往就之故昏不

暇領命並北堂書鈔

高誘

淮南鴻烈解敘

淮南王名安屬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
女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

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
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于外及
賈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
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
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
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
上命吕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
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遊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

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推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我貪其地耶？」乃詔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龍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辯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

詔使為離騷賦目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
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蘓飛李尚左吳田由雷
被毛枝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
論道德統總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
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
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竒之事
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于
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

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
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
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較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
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
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慕峙亡失書傳廢
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
觀時人少為淮南者愬遂陵遲於是朝舖事畢之間乃
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為之注

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
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
學寡見未能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
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趙咨

字文楚東郡燕人為
東海相徵拜議郎

勅子胤書

咨疾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飲素
棺藉以黃壤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於

是奉行時
稱明達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真魂遊散反素復始歸于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

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翬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舍歛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于戰國漸至積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貨逮于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于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

以東厚終之做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
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
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
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
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
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貲重祿以昭惻隱
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
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及古

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
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于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
葬身亡不反其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
邪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
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
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
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坟勿卜時
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

吾蔑復有言矣

後漢書

鄺炎

字文勝
范陽人

對事

客問鄺炎曰吳王昌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
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闔閭之弑春秋猶以
不受為義不殺為仁而桓譚以吳之篡弑滅亡釁由季
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譙讓名已
細矣春秋之趨豈謂公乎炎曰夫四王之輕命致國乎

季子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弑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已之可為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

以國政辭家事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弑之
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
易亡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
也周公誅二叔不為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為不義君子
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為時之急也
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
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
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尚征上國朝齊

宋鄭魯衛執王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
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非其量度
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
象於雷雷者何取也炎曰易震為雷亦為諸侯雷震驚
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
卅六陰靜為八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

問者稱善

古文

遺令書

四首炎有文才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病風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

產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
因病不能理遂死獄中

白嚴考之神坐炎荷天之罪以致於死名歿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魂哉其自即安其自愛臣去矣亂矣永滅亡矣

又

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為無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無炎誰為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為母輕服棄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怨此常輕服聖人達於死生賢者

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
班固以為賢於秦始皇意常壯之然裸以見先人若炎
不為也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鑿地
取容棺若獲罪於衆耶石槨速朽蠲其罪哉堅固不加
喪葬無瀆先君之兆域必於瘠确之處而已呼甘陵夫
人共居也

章煎云炎病不省母已死念之至此可謂孝
根于性矣○華佗傳甘陵相夫人胎死腹中

嘗從佗治炎妻
新乳而死故云

又

白興讓考喪早葬玄讓之等元昆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謝嫂以老母相托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

章樵云興讓當是凡之子

又

酈篇州書皆字學之書
七平蓋效枚乘七發體

嗟哉邈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為之寧咨爾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也齒齒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

滿兩旬汝無自以為微弱物有微弱於汝者乃其長而繁焉后稷棄之寒水隘巷矣汝比之猶逸焉於菟之在虎乳極矣汝比之猶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蔡之逸厥終乃不逸之易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讚之顧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強焉學焉愚焉任焉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汝以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強懼汝之愚可不勗汝以學懼汝之隱可不勅

汝以仕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乃考訓必
博學以著書以續受父母久業我十七而作酈篇二十
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其賦誦誅自少為之
苟我戒汝尅從祭為甘苟示戒汝克違梁奠為苦汝無
逸于丘無涵于酒無安于忍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
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下邳衛府君我
之諸曹掾督郵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
察我孝庶陳留楊使君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令我溺

于地下思思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
矣陳留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猶父不敢以為
兄彼必愛以為弟九江盧府君吾父事之張公哀張子
傳幼業王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鮮於中優吾先姑
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苟足往而朝覲之汝不敏往從
之學焉汝苟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永
覽於此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

古文
范

范冉

一作冉字史雲陳留外黃
人為萊蕪長未上辟三府

遺令

舟遠時絕俗為激說之行惟與漢中李固河內王與善中平二年卒臨命遺令勅子

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于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知也

趙岐

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字臺卿歷位太常

與友書

歧取馬融兄敦女宗姜融外戚豪家
歧常鄙之不與相見嘗與其友書

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

裾撇其門也

三輔法錄注○別傳云歧娶融從妹融嘗
至其家宴飲作樂日夕乃出歧與友書曾

請周官二義不通不往
賤融如此○衣一作華

遺令

歧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
重疾自慮奄忽乃為遺令教兒子其後疾

瘳永興二年
辟司空掾

大丈夫生世邈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
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

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三輔決錄序

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從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貨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儔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修夜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

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
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
謂之決錄矣

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
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
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
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

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鄆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爭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揚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

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于是則
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
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
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
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
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
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
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

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
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
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
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
不佞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

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
五經之館鎔六藝之喉襟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
公問陳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
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于予魯臧倉
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
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
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
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

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藉
得不泯滅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
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
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
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
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
今諸解者徃徃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

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
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邁
屯離騫詭性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
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
德君子矜我劬瘁矐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因
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思于翰墨得以亂
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已詳
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蘊真難見宜在條理之科

於是乃述已所聞証以經傳為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倘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陳紀

字元方潁川許人太丘長寔子以至德稱庶官大鴻臚

論復肉刑書

紀初為此論太中大夫孔融駁難之以眾議不同乃止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剝削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於傷人或殘

毀其體而纔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刑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

後漢紀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為北海太守歷少府為曹操所害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

策文表檄教令書記二十五篇

肉刑議

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議乃卒不改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

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
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
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
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
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
忠如鶯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
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
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

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
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不別藝文作區別
化作俗人作民

肉刑論

太平
御覽

今之洛陽道橋作囚徒於廝役十死一生故國家嘗遣
三府請詔月一案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養病徒僅能
存之語所謂洛陽豪徒韓伯密加笞三百不中一髡頭
至耳髮詣勝此自為刑非國法之意

又

太平
御覽

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

馬日磾加禮議

獻帝都許融遷少府每朝會訪對引正定議初太傅馬日磾使

山東至淮南數有意袁術街奪取其節欲逼為軍師日磾遂飲恨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

加禮融獨議上從之

日磾以上公之尊東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
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周上姦
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
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

碑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論荊州牧劉表疏

表不供職貢僭行郊祀擬斥乘輿詔下其事融上疏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

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過絕詔命斷盜貢匪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郤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執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

崇國防

奏宜准古王畿制書

融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窠內不以封建諸侯獻

帝從之曹操潛忌具論封建漸廣風郁慮以微法奏免融

臣聞先分九圻以遠及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國力征授賂割裂諸夏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歷載彌久遂以闇昧秦兼天下政不遵舊革刻五等掃滅侯甸築城萬里濱海立門欲以六合為一區五服為

家闕衛不要遂使陳項作難家庭臨海擊折不救聖漢
因循未之匡改猶依古法潁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河近
郡不封爵諸侯臣愚以為千里國內可畧從周官六鄉
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屬司隸校尉正以王賦以崇
帝室投自近以寬遠繇華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

有典書

後漢紀

薦謝該書

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大儒任公車司馬令以親老

去官荆州道斷不得歸鄉里
融上書薦之詔徵還拜議郎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
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
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
運三年乃讎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鷲羣凶破
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
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
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
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年集陳庭黃能入

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
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
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
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上河沉淪荆楚所謂
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贖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傳
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
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薦禰衡表

衡建安初來游許下唯善融與揚修
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揚德祖融

亦深愛其才為忘

年交上疏薦之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
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獻聖纂承基
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
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文正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
藝文升堂覩典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
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
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言任

座抗行吏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
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
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
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
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
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
廣樂必有竒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兔

騷囊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
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

臣等受面欺之罪

拆翼續漢作鳳奮
臺牧融集作堂牧

南陽東海王時祭對

獻帝子南陽王馮東海王
祇薨傷其早歿欲修四時

之祭以訪
融融對

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
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
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

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沖胤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

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

三府所辟州郡所辟其不謁署不得稱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然則在塗之臣應與為比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

至為差孤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奉命承教策名也
昔公孫嬰齊卒於狸蜃時未入國魯君以大夫之禮加
焉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延陵季子解劍帶徐君之
墓以明心許之信况受三軍之招修拜辱之辭有資父
事君之志耶臣愚以為禮宜從重三公所辟雖未執職
便為故吏

通典

奏馬賢事

楚相吳起或遺之一榼酒注之上流使士卒迎流飲其

下明不獨也馬賢於軍中帳內施毘毘士卒飄於風雪

與曹操論盛憲書

憲字孝章會稽人初為臺郎路逢融時十餘歲載歸與言知其奇尋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歸鄉里孫策平吳忌憲名囚之融與操書由是徵為騎都尉徵命未至為孫權所害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

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州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

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蹊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
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
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
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
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
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會稽
典錄

與曹操論酒禁書

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頓書爭之多侮
慢之辭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

偏宕多致乖忤○魏畧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以舊意書疏仍傲京兆脂習常責融不從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
施行夫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
以齊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
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
以堪上聖樊噲解危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
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
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

盜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舖醴醕醢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哉

張璠漢記○九州春秋亦載酒星之

耀作酒旗之星暢其靈作揚其靈法其法作法
法令末句作酒何負于治哉脫尺牘作服誤

又書

此據答融書
融復與之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讓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真

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
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孔融集○王尺牘作主

報曹操書

操以融論建太廣潛忌正議御史大夫郝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

因顯明讐怨操故書激厲融融答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操既積嫌忌而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妻子皆被誅○詳魏曹操書下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
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于為國不求其覆過掩
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

韓厥夕被其誅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
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
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
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嚼適足還害
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
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
辱不知貶毀之於已猶蚊蚋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
似或矜執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

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
罪之耳他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郤為故吏融所推進
趙衰之拔卻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
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况恃舊交而欲自外于賢吏
哉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並後漢書
太平御覽

覽融與路粹書朱彭冠賈之徒當世壯士愛惡相攻能
為國患輕薄劣弱者如兩虺相嚼適足還災其身誠無
所致按本
此書中語

與曹操書

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
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與操書

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融
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啁曹操討烏桓書

建安十三年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

武牛羊可并案也

魏氏春秋

與韋甫休書

陶淵明聖賢羣輔錄韋端字甫林杜林人位涼州牧太尉尺牘作林

甫誤

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戎即斂前別意恨甚多不悉卒

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
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
雍穆如樂之和雖為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穀堪事之
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
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
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為邑邑

又

韋康字元將誕字仲將並端子融與端書○
康任涼州刺史為馬超所殺誕仕魏中書監

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

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

出老蚌甚珍貴之

三輔決錄注○昨日仲將又來一作昨日又見弟仲將文敏篤誠作開敏

志篤○藝文合前一篇尺牘仍之並誤決錄本二篇

與張紘書

紘見吳

紘建安四年為孫策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融等皆與親善後曹操聞策薨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及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融遺紘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

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
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

復難哉

循髮本見李陵傳非廣也吳書作倉
髮似誤尺牆乃改作倉卒甚失其義

又

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
融書自書融遺絃書美之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

也

並吳書○張懷瓘書斷
云前勞筆跡乃多為篆

荅虞翻書

翻見
吳

翻與融書示以
易註融答之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
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
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推本禍福
與神合契可謂探賾旁通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
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
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虞翻別傳○非但吳志作非徒吾
君作吳子推本作原其合契作會

契探賾一
作探索

喻邴原書

原字根
矩見魏

原初署北海功曹融為太守以原為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州

山中郡舉有道耻以
書喻原原遂到遼東

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
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但求定策命懇惻國之
將隕發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
義竇望根矩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于難乃或晏晏
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

矣懸側一
作懸切

與邴原書

原自遼東欲歸鄉里止於三山融移書
與之原于是復返積十餘年後乃遁還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
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
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

若棊奕爭梟

並邴原別傳○未已尺牘作而已與
阻兵之雄意義不貫別傳所載自明

與王朗書

朗見
魏

朗漢未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畧地與策戰
敗績乃詣策令使詰讓朗對謝服曹操為司
空表徵之未至融與之書朗自曲阿展轉
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叅司空軍事

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

已之迹自投東裔同鯨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

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齊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

至知擢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

有期勉行自愛

獻帝
春秋

與許博士書

許博士為漢
樂器融與書

今足下遠以彝器金石並志為國家來儀之瑞亦丈夫

之大勲

北堂
書抄

與宗從弟書

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困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

豈惟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藝文
類聚

與諸卿書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

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
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太平御覽

又

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篤意

藝文類聚

答王修教

融為北海太守舉王修孝廉修讓
邴原不聽答修教修重辭融答

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
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
乎

重荅王修教

掾清身潔已歷試諸艱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
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與高密令教

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

豆三斛後乏復言

太平御覽

繕治鄭玄居室教

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

繼踵又下教及

歸復告僚屬

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
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

告僚屬

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成曰鄭君不得稱名也並商

芸小
說

立鄭公鄉告

國相孔融深敬鄭玄屢造門
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碑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
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

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如其高
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
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
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
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後漢書

與高密令教

太平御覽

高密侯國戕言鄭公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
麥五斛以酬執事者之勞

衛尉張儉碑銘

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
譽于四方君稟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冰潔淵清
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
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部
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鞠沒賊姦以巨萬計俄而制
書案驗部黨君為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受命
殞身以籍濟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

衆庶懷其德王公慕其聲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
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勅
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銘曰

栢栢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
不為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

周武王漢高祖論

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鳥之
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

雲知其處白蛇分神姬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
斬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遺之是寬裕又不如高
祖也

聖人優劣論

荀愔等以為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
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閭窮品物之
情類曠蕩出于無外沉微淪于無內器不是周不充聖
極荀以為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唯堯則

之是為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于民心，雅頌流于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為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堯之為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為君爾。

汝潁優劣論

融以為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

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于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

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
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田數萬頃
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
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
卿潁川士雖有竒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
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
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
弟命便飲醜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義未有能殺

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
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
袁公著為科甲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
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並藝文
類聚

論

太平
御覽

馬之駿者名曰騏驎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
馬之有騏驎人之聖也名號異等設使騏驎與韓盧並
走寧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路粹

字文蔚陳留人以高第拜尚書郎為丞相軍謀祭酒典記室

奏孔融狀

曹操既積忌融都慮復構成其罪令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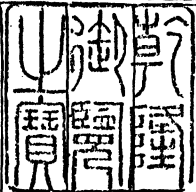
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為九列不遵朝議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

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
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

誅

後漢書



東漢文紀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沈方大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文紀卷第二十五

明 梅鼎祚 編

應劭

字仲遠秦子廣太山太守為表
紹軍謀校尉著述百三十五卷

駁韓卓募鮮卑議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
與羌胡為寇車騎將軍皇甫

嵩西討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

言烏桓眾寡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

掾韓卓議劾駁之卓復與

劾相難朝堂皆從劾議

韓卓募鮮卑議

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讎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

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惟無益於實乃更
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
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効

駁議

太尉屬應劭司徒屬
孫嵩司空掾孔伸議

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
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
與交關唯至互市迺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
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

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
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
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
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
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
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
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侮其可
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

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
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

吏民二句見漢名臣奏

追駁尹次史玉獄議

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頰川人史玉坐殺人當死次

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求代因縊死尚書陳忠議活次玉劾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
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

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狃妄自投弊昔召忽親死于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

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廼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上獻帝漢儀奏

劾刪定律令為漢儀
建安元年奏帝善之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
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
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
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術言
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
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
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行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

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
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
節文又集駁義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
書二十五漢紀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
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
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
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
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左氏實云

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管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
露頑才廁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紀綱國體宣洽時雍庶
幾觀察增聞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並後漢書

貢藥表

太平御覽

臣劾居郡舊因計吏獻藥闕而不脩慙季交集無辭日
久今道少通謹遣五官孫艾貢茯苓十斤紫芝六枝鹿
茸五斤五味一斗計吏發行輒復表貢

移約祀城陽景王章書

漢末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皆為

章立祠烹殺謳歌轉相誑耀城陽今莒縣也
邵為營陵令以為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朱
虛與莒宜常血食移書禁縣淫
祀及祀章備物而已載風俗通

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憤其
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崇死
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
徵耳今條九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使收朝
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及已城陽景王
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

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理亦
宜之至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
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蹶然禮興有在年饑則損
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
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為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
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風俗通義序

劾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
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

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
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莫知所
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
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
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
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十一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

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險
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
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
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
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傳曰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
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

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
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槩
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迺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
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
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先
啓之耳昔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
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

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
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
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荀悅

字仲豫爽兄
儉子歷侍中

漢紀序

獻帝頗好文學悅侍講禁中累遷秘書
監侍中帝嘗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

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
論辨多美○此序范曄後漢書本傳刪載今
本漢紀後
文頗異

昔在上聖惟皇建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

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序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

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同前 漢紀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迺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

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是繼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叙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日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為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

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
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
萬歲甘露障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
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
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
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
溢為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
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子枯

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
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
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
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事吏悅於是約集
舊書撮序表志總為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
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
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
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

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為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為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于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為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

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
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
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勳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
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
以靜可以言可以行燁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
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
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高平人為尚書郎參丞相曹操軍事

樂志論

統每州郡命名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不常存

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
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場圃
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
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
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蹠畦
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
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

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昌言

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范曄後漢書撮其

三篇載本傳餘今不傳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

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
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
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
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絀耳夫或曾
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
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
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
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

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
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
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
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
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
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忘也乃奔其私
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
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

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諂諛容悅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
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
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
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
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
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
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

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敢

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
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
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
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
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
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踰高天躋厚地猶恐有鎮厭
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
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

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
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為
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
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
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
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
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
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

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跡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
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暴
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
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
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誇穢之行淫昏
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
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
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凋弊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

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

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形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

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
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
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
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
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
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
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
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

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

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
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
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器以存守戰嚴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
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
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
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
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

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

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
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
是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
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
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廼無憂患
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取優
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廼可絕也蓄積誠
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

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廩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施散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

置筭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
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
萬里縣之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
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
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
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
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
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莩之滿道

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日食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二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

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
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
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
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
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
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
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
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

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
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
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
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
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
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
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
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刳其喉愚者知之難况

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

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
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
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
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書鈔載昌言云英才如雨妙句如雲

昌言

今為宮室者崇臺數十層長階十百仞延袤臨浮雲上
樹九文旗珠文翡翠以為飾連帷為城結帳為宮起臺
榭則高數百丈壁帶珠玉土被緹錦

玉海

昌言

今人主不思甘露降醴泉涌而患枇杷荔枝之腐亦鄙矣

昌言

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致其情瑩之以發其光

答侍中鄧義社神難

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去是配其議甚衆後

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

令統答焉

統答義

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複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歸於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異出異而歸同乎

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

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

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
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於社
之謂穀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地於郊所以定
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
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
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
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

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為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序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

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列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擷出社稷以為但句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

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

難曰再特於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告社而行戮二主

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於天不用命戮於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

答曰郊特牲者天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

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可獨人鬼此言則未敢
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戴冒其名耦
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
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
自順義也何以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於天乎帝王兩
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
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
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

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體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與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敗句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子豈好辯哉乃不得已

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尹文子序

漢山陽仲
長氏撰定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
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
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
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於此白心見侮不辱
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
近為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

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孫瑞

冠禮日蝕議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博士孫瑞議乃止

按八座書以為正月之日太陽虧曜謫見於天而冠者必有裸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獻酬之報是為聞災不祇肅見異不怵惕也 通典

奏事

北堂書鈔

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賜公卿近臣飲宴

張超

字子並河間鄭人靈帝時從朱儁征黃巾為別部司馬○廣陵太守張超壽張人亦同時

與太尉朱儁薦長安令袁遺

遺字伯業紹從兄歷揚州刺史

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家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

焉靡儔

張超集

靈帝河間舊廬碑

赫赫在上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闕鑒乎義

農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
所基修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
堂通樓閣道丹階紫房金窓鬱律玉壁內瑤青蒲充庖
朱草棲箱川魚踴躍雲鳥舞翔煌煌大漢合德乾綱體
效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暢八荒三光宣曜四靈
效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騶虞奏樂鹿鳴薦觴一祝致
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量

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

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選注引箋云中外雲擾萬夫鼎沸

桓麟

字元鳳榮曾孫早有才惠桓帝初為議郎侍講禁中以直悟左右出為許令著碑銘讚說

書二十

二篇

漢故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遼鄉昭烈侯劉公之

碑

洪适隸釋篆額○趙明誠金石錄云寬有兩碑皆在洛陽上東門外據藝文類聚乃桓麟

撰後碑不知何人字體則

同○藝文甚略後碑載後

公諱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其先

關二

聖漢王侯繼

次有國有號列存家序公之考乃佐司徒輔毗安順勲
載二葉公託受純和之氣體有樂道寧儉之性疾雕飾
尚樸素輕榮利重謙讓多與同好鑄墳典於茅廬是已
相經緯綜精徹誨童冠而不倦仿浮雲之志三公莫能
致之大將軍呂禮膺命舉高第拜侍御史遷梁令

闕

康踰產豹喪舊君呂棄官遵洙泗之業有悔仕思初之
計三輔竝招博士徵皆辭疾不就司隸

闕

茂林大尉舉

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宣美顧問延

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公呂演莆沉漸對當帝心轉拜
尚書齊密機喉垂命惟允遷東海相呂德興化澤臻民
物復遷南陽大守壹行質省簡易之教推貞諒呂示下
顯衆善呂厲香惻隱之誠通考神人故能去鞭拊如獲
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帝初即位開學稽古訓咨儒林
僉曰公優徵拜大中大夫納用勸講復拜侍中弋騎校
尉宗正光祿勳遂授大尉悉謨百揆四門之職懷夫三
事和昭鼎實功成則選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衛尉

復作大尉每執盥桓成則三讓呂交會闕精引咎折躬

朝克忠讜思其良猶即名里巷拜永樂少府光祿勳先

是時也狂寇張角闕字二媛送公印觀見像上遏其源未

還誅討亂作不旋帝乃追寶先謀錫之土田封遠鄉侯

食邑六百戶平六十有中平二年二月丁卯薨天子

聞悼惻怛內發手筆為蕭闕涕咨嗟使右中郎將張良

持節臨弔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賜珍賙襚有加典

禮復使五官中郎將何夔持節謚曰昭烈侯夏四月庚

戊葬公卿百寮縉紳之徒其會如雲可謂其存也榮其
亡也哀者焉於是故吏季謙等有感歿魯述德之頌已
為洪諤休蒲宜著縣窮故雜論攸行紀其大略鐫石立
碑其辭曰

於穆顯融惟予公侯纘我前烈克明厥繇絲絜精恬默潛
庸庶昭德旨莅政俾民是闕其樂伊何匪誘匪威允不
禮讓實化玄為入闕誨保訓導萬機佐鎮上司御勸不
迷温温其恭闕尹寔稯稯其芑羣儒寔師奕奕其容

隅商

闕二

刊眚萬祀孰嗣厥徽

隸釋云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自侍中轉拜尚書遷東海相南陽太守後碑亦同傳則曰為司徒長史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延熹八年召拜尚書令遷南陽守碑以對地震拜尚書在八年傳則以問地震相東海在前而八年所拜乃尚書令按帝紀延熹八年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傳之誤也○託受藝文作誕受鞭拊作鞭朴

七說

香其為飯雜以稷菰散如細蚯搏似凝膚河鼃之羹齊以蘭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

貫天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颺風激其崖孤
琴徑其根雜鳥集其枝王良相其左造父駮其右揮沫
揚鏹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瞥若颺
霧追恍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
壑踰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
於高冥窮疾足於方外

藝文類聚

禰衡

字正平原般人以狂為江夏太守黃祖所殺

魯夫子碑

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
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
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愍周道之廻遙悼九疇
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
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騁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朞
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
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
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

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于鬼神遂殂落于夢寐
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其辭
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
成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
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止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
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叡殂崩大猷不綱

顏子碑

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

絕之才顯乎嬰孩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于
三千仁風橫于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
聖合契名為四友之冠寔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
清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於時河不出圖周
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
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沖秀不實振
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

並藝文類聚注選
引禰書云衡以良

時散而
復合

弔張衡文

余今返國命駕言歸路繇西鄂道弔平子其辭曰南岳
有精君誕其姿清河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
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倉
蠅爭飛鳳皇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
而滅唯道興隆悠悠未絕闕靡滯君昔與浮河水有
竭君聲水流周旦先沒發夢孔丘余生雖後身亦存游
士殞知己君其勿憂

鮑衡 侍中

上言學博士奏

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建安中鮑衡奏從之

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

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

杜氏通典

劉熙

字成國
博士

釋名序

熙以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於近代或典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聖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哲夫巧士以為之名故興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與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

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博物君子其於荅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以塞可謂之士聊可省諸



東漢文紀卷二十五